

·王雲五主編·

人人文庫



文言與白話

周紹賢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周紹賢著

文言與白話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周紹賢、山東省海陽縣人，山東大學畢業。歷任中學大學教師三十餘年。著有老子淺釋、莊子要義、孟子要義、先秦諸子論文集、魏晉清談述論、松華軒詩稿、等書十餘種，現任東吳大學教授。

復刊人人文庫序

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，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。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。單號每冊八元，雙號十二元，特號二十元。其種數之多，定價之廉，冠於全國。及六十二年秋後，紙張價格奇漲，且不易得，其他工料莫不稱是。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，隨成本而增價，殊違本旨，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，暫不重版。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，然已漸趨穩定，籌謀再四，決從五月起，仍予復刊，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，其原出各書，銷數較廣者，仍予重版，以應讀者需求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，雙號十八元，特號三十元，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，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，仍稍虧損在所不惜。

復刊以後，選材益加審慎，範圍亦日廣，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，且後來居上。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。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

，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，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，不難與時並進，遞增至數千種，乃至萬種，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，此則所殷望也。

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，特號因多載名著，爲存其真，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，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

自序

中國上下數千年，縱橫數萬里，歷史悠久，領域廣大，而能融思想爲一家，統文化於一致，啓迪人文，繼往開來者，中國文學之功也。中國文學，自周朝根基已健全，體系已完備，故能負此偉大之任務。歷代文人輩出，繼續發揚，各逞才藝，妙文傑作，汗牛充棟，真乃璀璨琳琅，決決大觀。

文學之思想與妙用，由文章以表達，文章以文字義理爲骨幹，以歷史資料爲裝備；所謂歷史資料，包括經史子集之掌故及文辭而言。古人以文章爲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；可以寫天地之輝光，曉生民之耳目；宇宙萬事萬理，皆可攝之於文章中。故文體繁衍，變化運用，不拘一格。降及近代，獨崇白話文；白話文雖爲文體之一，然不能代替文言之體制；方言俗語，雖爲大眾所通曉，然不能殫發文章之蘊奧。

文心雕龍通變篇謂：文章有「有常之體」，有「無方之數」，簡而言之，有常之體，即文字義理與歷史資料，亦即文章之根本；無方之數，即文非一體，術亦多方，亦即文章之作法。文章之根本不能變，作法可變，文心雕龍云：自黃唐至魏晉，文章有九變之說（通變篇）。新唐書文藝傳云「有唐天下三百年，文章無慮三變」。顧炎武云「詩文之所以代變，有不得不變者」；其

所謂變，皆指文體而言，如漢之辭賦，六朝之駢儷，唐之律詩，宋之詞，元之劇曲，明清之章回小說，顯然各有其特色。歷代文學家於舊有之文體中自闢蹊徑，變化作法，創出新格，使文學增加異彩。然創出新格，並未反對舊有之文體，蓋其同出一源，本質不變，不但並行不悖，而且互相映輝，兩成其美。故歷代雖各有新體產生，而新舊共存共榮，其根本愈以鞏固，而枝葉愈以茂美也。

近世文學革命家，其口號為提倡大眾文學，無可非議。以大眾之文學程度，不能通曉文史典籍，只能了解俗語白話，故倡三大主義，八不主義，主張以白話打倒文言，謂：中國文言文文學無價值，無生命；罵文言為死文學，謂白話為活文學，使青年學子鄙棄文言。蓋文言文文學規律嚴格，內容繁富，昔之學者，往往受十載寒窗之苦，始能有成。文學革命家迎合青年學子之心理，謂孜孜矻矻於深奧之文言文，為不必要之事，為妄耗精神；故主張以平易通俗之大眾文學打倒文言文。黜繁難而崇簡易，大為一般青年學子所擁護。因此，文學革命之風大行，白話文學家，如雨後春筍，蓬勃而起，極一時之盛。

然而當時之白話文學家，大都自幼學習文言，未能徹底實行文學革命家之主張，故一時未能將文言打倒。及後來宿學之士漸次凋零，後起之輩，受文學革命風氣之薰陶，以白話為正宗，加以國難重重，數十年來，變亂未已，青年學子受種種影響，只求以白話應付目前之所用而已，對

文言不作深入之研究，於是文言大見陵替，民國三十八年，高中學生，尚有百分之四或五，習作文言者，迄今即大學生，能作文言者，亦如鳳毛麟角，不易得見。於是文學革命家所主張「不避俗字俗語」，「話怎麼說就怎麼說」，其功效今日乃普遍實現。高中學生甚至既入大學，措詞用字，「既」「即」不分，「籍」「藉」不分，「辨」「辦」不分，「仍」「乃」不分，「載」「戴」不分，「致」「至」不分，「鋪」「舖」不分，「響」「嚮」不分，錯字別字不勝枚舉。民國五十五年，大專學生入學考試，作文題為「公共道德的重要」，考生寫吐痰之痰字，竟有八種寫法，當時有國文教授慨然曰「長此以往，師資難覓，將來恐真須到外國聘請國文教師矣！」（見五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徵信新聞報）。

寫俗語用俗字，大抵只取字音而不講字義。不講字義，則錯字別字皆可通用。故「情致頗佳」，致字寫作緻；「莫名奇妙」，名字寫作明；「爲人所不齒」，寫作「爲人所不恥」；「此事棘手」。寫作「此事辣手」；諸如此類，已成普通流行之謬誤。至於俗語土話，則尤無所避忌，例如「不得了」，「了不起」，「要不得」，「沒啥好看」，「大吹其牛」，「打我上學的時候」，「他們打架，打了個不亦樂乎」，諸如此類，信口而談，談話便是文詞，逐字寫出，即號爲文章。不避俗字俗語，話怎麼說就怎麼寫，漫無準則，愈演愈烈，如此不講文字義理，白話文不但與國文脫節，與國語亦脫節，而中國文學之根基，乃由此破壞，陷於支離破碎之境。長此以往

，文言因遭擯棄而無人通曉，俗語白話不能負文學全體大用之任務。文學體系既亂，即在實用方面，亦隔閡不通，於是中國不但科學落伍，即文學亦不及外國，則後起之文學革命家必將有廢黜中文，索性專用外文之主張。

如以爲中國文化尙有可取之點，則中國文學即不能廢；如此便當鞏固其根基，衛護其體系，遵守其規律。須知說話不能代表文章，白話不能兼代文言，白話爲文體之一，文言白話各有其用，兩者當分別發展，白話不能脫離文言，文言毀墮，白話亦難獨存；明乎此義，並了解而今青年學子國文程度敗落之因，即知以白話打倒文言爲荒妄之想。作者對此種種深有所感，爰述愚夫千慮之一端，誠知必有智者聞而大笑之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

海陽周紹賢自序

文言與白話

目錄

自序

第一章	文學之體系	一
第二章	文學之功用	一二
第三章	關於文學革命	一九
第四章	白話文能變爲死文學	二八
第五章	文言與白話之別	六三
第六章	文言與白話孰難孰易	九九
第七章	白話不能脫離文言	一三〇
第八章	文體舉例	一五一
散文	駢文	一三五

賦 詩……………一七三

詞曲 白話文……………二三三

白話詩……………二五四

餘言

文言與白話

周紹賢 著

第一章 文學之體系

宇宙事物之形成，各有其當然之法則，構成各項條件，相互關聯，而渾然自成一體，此名爲體系，又名曰系統。此一體系之本質，自有其特性，故其所發之功用，非另一體系所能代替。只就文學而言，辭賦不能代替散文，詩詞不能代替戲劇，白話不能代替文言，各有其體，即各有其用也。

中國文化歷史悠久，先民所開闢之文學領域，至先秦已廣大悉備，繼續蕃孳，而有兩漢之辭賦，六朝之駢儷，唐詩，宋詞，元朝之劇曲，明清之小說，總以精美之文辭爲根本，由根本衍而爲各項體制，花爛映發，各臻其妙。

文學爲用頗廣，文學思想自由，文人各展其才，各獻其長，因而有各種不同之文體產生。至魏晉時，學者對詩文各體之性質與作法之不同，已有專論；如曹丕典論論文云「奏議宜雅，書論宜理，銘誄尙實，詩賦欲麗」。陸機文賦云「詩緣情而綺靡，賦體物而瀏亮。碑披文以相質，誄纏綿而悽愴。銘博約而溫潤，箴頓挫而清壯。頌優游以彬蔚，論精微而朗暢。奏平徹以閑雅，說

焯擘而譎誑」。文心精細，文情奧密，故「體有萬殊」，梁蕭統編文選，分文爲三十九類，劉勰之文心雕龍分文爲二十類，任昉之文章緣起分文爲八十四類，呂祖謙之宋文鑑分文爲五十類。以上之分類，過於瑣細，如文選將辭賦一項，分爲六類；姚鉉之唐文粹亦仍沿舊例，將贊、頌、銘、箴等，各列一類，有似乎題目之分類，而文體實無此繁雜。於是姚鼐編古文辭類纂，乃分文體爲十三類。然箴銘、贊頌，體裁大致相似，不必細分，故曾國藩編經史百家雜鈔，又歸併爲十一類。然其所分十一類之中：如叙記、雜記，亦可合併。晚近之人，分文章爲四類，曰敘述文，描寫文，解說文，論辨文，此種分法，偏重內容，不純指體制。蔡元培論國文的趨勢，分文章爲美術文、應用文，兩大類，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，分文章爲韻文，無韻文，兩大部。章氏之分法，方爲純講體制。「文體」實應指文章辭句之構造，與句法之排列組織而言，如此則文體約可分爲四類，曰散文、駢文、韻文（包括辭賦詩歌等）、語體文是也。當今簡而言之，則可分爲兩類，曰文言、白話是也。因文章之中，散文駢語，可以錯綜運用，而辭賦詩歌其語詞文理，又與文章同一根源，同一體系，故顏氏家訓文章篇，有文章源出五經之說，宋陳騏文則，亦有六經之文，同歸一體之說。白話文則只將口語書之於文字，每不講文字義理，甚至借字韻以代達語言，故大有別於文言，而自成一體。

昔人謂：白樂天每作詩，令一老嫗解之，問曰「解否」？嫗曰「解」！則錄之；不解，又復

易之（見冷齋夜話）。此言樂天之詩易解，然未免過甚其辭。所謂老嫗，蓋指不識之無之婦人而言；試觀樂天之詩，果真老嫗能解乎？雖云當時「童子解吟長恨曲，胡兒能唱琵琶篇」（唐宣宗弔白樂天詩），其長恨歌、琵琶行，流行於衆人之口，然如今唱國歌，僮僕皆能之，試問其了解歌中之文詞乎？即如長恨歌之「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聖主朝朝暮暮情」，琵琶行之「醉不成歡慘將別。別時茫茫江浸月」，此類詞句較易通曉，縱使婦孺能口誦之，然未必能體會此中之詩情意境也。文學而欲使老嫗兒童能解，惟白話文足以當之。五四運動而後，有所謂新文學派，提倡白話文，創立八不主義，其主義之重心即「話怎麼說，就怎麼說」，「不避俗字俗語」。此二項即白話文之體系，有其體，自然有其用，此即所謂通俗文學。

文言以文字義理爲根據，一字一詞，皆有定義。語有定法，文有定律，故中國文學浩汗汪洋，而有條不紊，古今不渝。自周及秦，爲中國文學衍盛時期，於此基礎已固，以經史諸子爲根柢，歷代文人，又加以發揚光大，摘藻揚芬，雕龍繡虎，各有妙作，詩文之體既多，韻味之美亦富，唐司空圖分詩之意境爲二十四品。清姚鼐以八言歸納文章之美，曰神、理、氣、味、格、律、聲、色。曾國藩謂：文章陽剛之美者，曰雄、真、怪、麗；陰柔之美者，曰茹（含蓄）、遠、潔、適。此皆所謂韻味之美。韻味之美，如甘旨之適口，如丹采之悅目，如音樂之陶情，只可以意會，不可以言喻。詩文之感人，或以辭勝，或以意勝，所謂一唱三歎，百讀不厭者，皆韻味之力

也。

體制以表達韻味，體制不同，所表達之韻味亦不同。文言之體制，規律嚴格，惟嚴格始能顯文藝之美，如射箭焉，挽強弩而中鵠的，方足爲奇；如賽球焉，敵衆手而不踰矩，方足爲勝。天下事，若隨意爲之，無標準，無規律，安有學術藝術產生。韓非子外儲篇載有談畫之故事，謂：客有爲齊王畫者，王問「畫何物最難」？客曰「犬馬難」；「何物最易」？曰「鬼魅最易」。蓋犬馬人所共見，有固定之體格，故難畫，畫虎類狗。不足以瞞人；鬼魅人所未見，隨意畫之，無法證其是非，不能顯畫者之巧拙。文言以文字義理爲根據，以經史子集爲法則，領域廣大，體系精密，此數千年文化之結晶，不能廢除文言文，即不可破壞此體系也。

白話通俗之功用，自非文言所能兼代，然偏向於白話者，因文言之規律嚴格，乃欲打倒文言，此顯爲偏陋之見。夫文學之道廣矣，所好不同，各視其性之所近，猶庶幾百味，羅列鼎俎，各取其適口者而已。阿其所好，而毀其所不好，廢除歷史豐厚之文學根源，則文學之境已窮，文學已無體系可言。無體系，無規律，則即不成爲文學。詩詞之雕琢文采，推敲聲韻，亦爲體制之一，自有其價值，而偏陋者罵之爲小腳文學，然則方言俗語，信筆寫來者，豈非畫鬼文學乎？

文字義理，必須嚴格，文辭典故，用必恰當；否則文學系統亂而失却功用。故造句必須嚴講字義，字義準確，則語意清晰；反之，則辭難達意。用詞用典，不可違背根據，必須依據原義，與

我所言兩意相融，方合文理，方能增加文趣；反之，離却原義，則辭與意違，甚至淪爲笑談。文心雕龍練字篇云「善爲文者，富於萬篇，貧於一字」。文學家猶難免措辭失當，可知文章既有法則，非可率易而爲之事。略舉數例如下：

韓昌黎新修滕王閣記「及得三王所爲序、賦、記等，壯其文辭，益欲往一觀而讀之，以忘吾憂」。忘憂當作解憂；因此句之意，猶言欲飲茶以解渴，欲飲酒以解愁，不可謂忘渴忘愁也。故魏武帝詩云「何以解憂？惟有杜康」。昌黎文法嚴格，此蓋後人傳寫之誤。猶之賈誼過秦論「百萬之衆，叩關而攻秦」；叩關二字，恰當而生動，漢書作仰關，（見項羽傳）。按仰古作叩，與叩字相似，史記始皇紀及文選，此文皆作叩，姚鼐亦以當作叩。以仰關爲是者，顏師古注謂「秦之地形高，諸侯之兵，欲攻關中者，皆仰嚮，故云仰關」；此近乎曲解。故知仰關爲傳寫之誤，猶之忘憂解憂，意亦相似，亦傳寫之誤也。

新唐書王珪傳：珪孫蕙「性至孝，爲徐州司馬，母有疾，彌年不廢帶」。廢帶當作解帶。因此句之意，言蕙事母勤謹，寢不安席，經年不解衣帶也。不廢帶，則詞意含糊。

舊唐書姚崇傳：汰除僞僧，「還俗者」萬二千餘人。而新唐書則不謂還俗，而曰「髮而農」。按「還俗」一詞，見寶積經，舊唐書引用恰當，且爲流行之語，「髮而農」則強湊而不合事實，因萬二千餘人必有異業者，未必皆爲農也。

宋史狄青傳：「臨敵披髮，帶銅面具」。按批言云：北齊蘭陵王長恭，每戰必帶面具。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亦載小兒儼隊戴面具之事。面具之名，傳來已久。宋史此句甚妥。而澠水燕談則謂狄青「面銅具」，便令人難解。

癸年青島市參議會，某議員提案中將公務員之生活補助費，寫作「象養費」，被市府秘書提出抗議，而抗議書中將公然「侮辱」之侮字寫作「姦汗」之汗，議員亦提出抗議，雙方之錯誤，皆無法解釋，乃兩相抵銷而作罷。

某女士在外國得博士學位，有官員贈紀念品，賀詞有云：某女士「年當弱冠，出國留學」云云。——禮記內則篇：男子「二十而冠」。弱冠從未有用於女子者。

樂府折楊柳歌「快馬須健兒，健兒須快馬」。杜甫哀王孫「朔方健兒好身手」。健兒一詞，雖為強勇之稱。然其語氣與富兒、牧兒之稱相似，長官用之以稱士卒，旁觀者用之以稱青年運動員皆可。而今學生對同學運動員呼為健兒，實為欠妥。

「狐死正丘首」，見檀弓篇，言狐雖死，而猶正其首以向其所居之山，示不忘本。班超老年，在西域，上疏要求還鄉，用「狐死首邱，代馬依風」，以自喻則可；而往年某聞人之母，歿於國外，有人電唁云「雖未能正丘首，亦不必憾」。以狐之正丘首，稱所尊者之母，則大不妥。